

中国邮政开办 120 周年(上)

◆ 李崇寒

1896年3月20日,清光绪皇帝正式批准开办大清邮政官局,清代国家邮政诞生,中国邮政跨出了它的第一步。

两个甲子过去,在一代又一代邮政人的坚持和努力下,中国邮政取得了一系列辉煌成就:建立起以首都为中心、沟通城乡、覆盖全国、联通世界的现代化邮政企业——拥有营业局所5.2万个,投递汽车、摩托车、电动三轮车等12.4万辆,邮路总数2.3万条,邮路总长度(单程)630.6万公里;全面实现邮运快速化、作业机械化和自动化、营业窗口电子化、管理信息化、服务多元化;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部门,跻身世界先进行列,在2015年《财富》“世界500强企业排行榜”中,中国邮政位居143位,比2011年提升了200位,连续4年排位上升。

赫德插手邮递事务

提起中国近代新式邮政,不得不提到一个人——赫德。这位1854年来华的英国人,起先在香港英国商务监督公署任职,后入中国海关,任粤海关副税务司。1863年,升为海关总税务司。清末近代邮政的发端,就是从海关兼行邮递事务开始的。

1861年,英、法、俄、美等国根据《北京条约》,在北京设立驻华使馆,为了方便,各国驻华使馆来往文件交由1861年成立的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转交中国驿站代寄。当时恰逢太平天国和捻军等农民起义部队活跃于中国南北许多省份,北京、镇江间不断发生战事,总理衙门负有“保安照料”各国往来文书的责任,不得不对此有所担心。因各国文件主要来往于北京、上海之间,1865年海关总税务司署由上海迁至北京后,总理衙门打算将递送各国使领馆文件的工作交由时任海关总税务司的英籍雇员赫德办理,赫德很早就想插手中国邮政,他曾说过,“远在1861年6月我初次到北京时,已经提出照西方办法办理邮政”。总理衙门抛出的这

站在120周年的时间节点上,回望中国邮政走过来的或艰苦,或辛酸,或愉悦的一步步,意义非凡;那一段段由光荣和梦想铸就的百年历史,不断提醒着邮政人承继传统,拥抱更好的未来,为推进世界一流邮政企业建设努力奋斗。

支橄榄枝正中赫德下怀。

从1866年12月起,海关总税务司在北京、上海、镇江、天津海关先后设立邮务办事处,兼办邮递业务。次年,赫德公布了邮件封发时刻表和邮寄资费,收寄范围限于使馆文件和海关本身公私信件。1868年1月开始在天津收寄外侨的信函。海关兼办邮政,为近代邮政的雏形。

19世纪40年代,近代邮政在英国兴起并很快传遍欧洲,它不同于中国古代邮驿,履行普遍服务,方便公众用邮,“裕国便民”。它在中国有一个更形象的名字——客邮。各国客邮从各通商口岸不断向内地扩张,执行各国邮章,使用各国邮票,收寄华洋商民信件。郑观应、薛福成、王韬等有识之士纷纷发表文章,要求设办客邮,兴办近代通信事业。

1878年,在李鸿章的支持下,由赫德主持以天津为中心,在北京、天津、烟台、牛庄(营口)、上海5处海关试办新式邮政,揭开了中国近代邮政的序幕。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是清朝统治阶级中支持海关开办邮政的重要推动者,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新



■ 1906年,大清邮政办公室,“邮政重地”“禁止喧哗”匾牌下的大清邮政工作人员

式邮政的引进。出洋考察的官员们亦注意到美国华盛顿遍设邮局邮筒、信件杂多的场景,推动新式邮政建设的呼声愈来愈高。即便如此,清廷对正式开办大清邮政一直缺乏规划。敏锐的赫德曾注意到,总理衙门只有在形势迫使其不得不做出改变的时候,邮政事业的开办才会有动力和资源。这样的窘境出现在中日甲午战败,因《马关条约》需要大量赔款而又财政拮据时,总理衙门才意识到新式邮政“裕国便民”的功用,从而“打听邮政制度,指望从邮政来增加税收”。

几番周折下,海关试办邮政18年后,1896年3月20日,总理衙门奏请光绪皇帝扩充海关邮务,改为正式的国家邮政,光绪皇帝当日即在此奏折上朱批“依议”字样。由此,大清邮政官局成立,清代国家邮政诞生。清代国家邮政开办后由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兼任总邮政司,邮政仍由海关管理。

凭借国家支持,大清邮政官局推行稳妥的发展方针,积极发展新式邮政,取得了较显著的成效。清代邮政于1897年2月20日正式营业,以通商口岸为中心,依次向内地扩展。到

1911年,清代邮局和代办所发展到6000余处,邮路达30余万公里,初步建立了覆盖全国的邮政通信网。1911年5月,海关结束了兼办、试办、开办3个阶段约50年的邮政历史,将邮政业务全盘移交给清政府设立的邮传部,交接工作历时5年,至1916年邮政业务彻底脱离海关,正式形成了中国独立自主的邮政机构。

上北大不如中华邮政铁饭碗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大清邮政随之更名为中华民国邮政,简称中华邮政,大权掌握在当时邮政总办法人昂黎手中。大清邮政建立以后的很长时间仍然存在着与邮政平行的其他通信组织:国家邮驿、民信局和客邮局。民国时期在邮政当局的积极整顿下,中华邮政逐步取代这些通信组织并实现统一。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战乱频仍,政坛丑闻百出,民族工业艰难发展,而此时的中华邮政却以良好的经营势头,“一枝独秀”于萧条百业中,构成了近代邮政发展的黄金时期。乱世中能有这样的成效,与中华邮政始终保持全国集中统一管理,实行比较科学的业务管理、财政管理和人事管理制度有关。就拿人事管理来说,中华邮政各层次员工都是通过不同级别的考试进入邮局,对当时的人们来说,进入邮局工作就相当于端上了“铁饭碗”,一生衣食无忧。江西上饶一名叫毛组培的青年在去邮局工作还是去北京大学上学间选择邮局就很具备代表性。

据说,毛组培举棋不定时,是高中老师的一番话点醒了他:“就拿我做例子吧,我是北京大学的毕业生,靠朋友的帮助,才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高中的专任教员,每月工资144元,已经很幸运的了。再看我的一个同学,每月工资800元,是我收入的几倍,而且职业有保障。但他当年考入邮局时,工资也不高,是逐步增加的。何况你要升入大学,首先必须付出1600元学费。”毛组培放弃了就试北大的机会,到邮局报到。

金石铁笔仁者寿——高式熊传

潘真



一抢而空,印了几百万册。许多当年的中小學生都用过这本字帖。

办一本书法杂志的想法,最早也是黄聿丰提出来的。在和黄简、周志高等艺友碰面时,他说:“上海索性办一本书法杂志,全国都没有的!”周志高听了,当即夸道:“好主意!”1977年,就办起了面向广大书法爱好者、以中等水平为主兼顾初学和专家两头的双月刊《书法》,这是中国第一本书法专业杂志。

稍晚,黄简、高式熊先后被借调到《书法》杂志社,借着借着索性“归队”——调进去当了编辑。这是后话。

回首当年,有一幕蔡锡瑶印象最深:一天,她在三楼房间里听到高先生又来了,但等了好久不见人影,遂跑下去看看究竟。原来,高先生手里拎了一只活鸡来,走到一半,鸡挣脱了。高先生正与鸡周旋着,一抬头看见她,乐呵呵地诉说:“我摘帽了,开心得不得了!高师母让我拿只鸡来给你们吃!”

从二工大退休的蔡锡瑶,现在整理公公遗存的书稿、书信,遇到很多古体字、异体字不认识,少不了要跑去请教高式熊。她曾经眼看着四明村高家的书房兼卧室被书和资料(不少属于文物)挤得容不下人了;亭子间里的沙发、茶几上堆起书和资料,越堆越高,人也走不进了;后来买下的后楼一小间,又眼看着里面的写字台照样堆起书和资料,越堆越高,人又走不进了。是那满坑满谷的书和资料,衬托起高式熊的阅历和学问吧。“在上海,只有高先生学问深,再怪异的字问上去,他都能脱口而出。”她说,郑逸梅先生在世时,也是这方面的内行,可惜郑先生已经去世多年了。

提起艺掌故专家郑逸梅,他与黄家的关系,从1949年以前就开始了。他自家数十年的积累在“文革”中被抄,装了整整七车。“文革”后期,他频繁出入黄家,与黄聿丰聊天的之余,每星期都借走一批青山农在民国时期与文化界、政界人士的通信,下次来把书信交还时,外面简单而又工整地写着这些书信的作者和简介,再借走另一批。青山农的书信,很多都经他看过。

16.和周仪诗

在落第后,龚自珍想在北京衙中谋一份职位,随之也确实获得礼部内阁中书的职位,其职能就相当于小秘书之类。这个岗位本身就是可有可无的闲职,只要在礼部汉票签发题名报到就可以了,并不需要马上到职。因此,龚自珍在题名签到后,旋即就南归了。

龚自珍在赴京和返回南方途中,倒也不算寂寞。去时有宋翔凤一路相伴,回来时与周仪同行。周仪,字伯恬,江苏常州人,同是参加此次会试考生。周仪曾任陕西山阳、凤翔知县。官虽小,但官声甚佳,年老病退时,当地百姓依依不舍。同是京城落榜人,一路同行是有说不完的心里话的。途中,两人有多首唱和诗词。这在龚自珍的生涯中是不多见的,我想这其中大概有两个因素,一是两人都是考场失意者,心绪很容易产生共振;二是两人都是诗词高手,酒逢知己,诗逢对手,自然就佳句迭出。这个伯恬先生,据徐世昌在《晚晴诗汇》介绍:“伯恬工六朝文辞,尤深于诗,拟古诸作往往逼真。”可见非等闲之辈也。

在某个驿站,龚自珍仅周仪有词题驿站壁上,“凄魂易绝”,心有戚戚,乃在第二日和词一首:“羌笛落天花,办香鞞两两愁人归去。连夜梦魂飞,飞不到,天堑东头烟树。空邮古戍,一灯败壁然诗句。不信黄尘消不尽,摘粉搓脂情绪。登车且莫回头,怕回头还见高城尺五。城里正端阳,香车过,多少青红儿女。吟情太苦,归来未算年华误。一剑还君君莫问,换了江关词赋。”

“办香鞞”,指备马。在落花天,两位落考的愁肠百转之人返回南方。恨不得连夜就回到家中,奈何两人的家都在遥远的江东(“天堑”指长江)。在荒凉的驿站(“空邮古戍”指驿站),只能就着飘忽的灯光题诗驿壁。不相信,疲乏的长途奔波,还消磨不掉落第的郁闷情绪(“摘粉搓脂”形容落第后像女人那样生气)。既然已经出城了,就不必再回望那个伤心地京城了。正逢端阳节,无非是那些红男绿女还沉浸在歌舞杯盏之中。我们这些落第之人,也只有吟诗来宣泄心中的苦闷了。就不用想仗剑驰骋建功立业的事情了,像晚年

的庾信那样,在词赋中找点乐趣吧!

上面这首词,写于哪个驿站,不清楚。因为周词写于端阳节前日,而龚词写于端阳节当日。因此,龚词应该未题写到驿站的墙壁上。到了叫富庄驿站的歇宿处,两人又有诗词唱和。这个驿站在安徽泾县西。在樊克政著的《龚自珍年谱考略》中从周的诗集中引录了周仪的题诗:“何曾神女有生涯,渐觉年来事

事除。梦雨一山成覆鹿,颓云三角未盘鸦。春心易属离离草,归计宜栽巨胜花。扇底本无生可障,一鞭清露别东华。”

周仪的题诗,引出了龚自珍更为精彩的和诗:“名场阅历莽无涯,心史纵横自一家。秋气不惊堂内燕,夕阳还恋路旁鸦。东邻鸷老难为妾,古木根深不似花。何日冥鸿踪迹遂,美人经卷葬年华。”

同是好诗,但境界有了高下之分。伯恬先生仍在抒发官场失意的心绪,而自珍先生却已经从个人失意上升到对国家命运和社会现状的思考忧虑。诗说,在仕途名场中沉浸已久,我看到的世人大多在追逐名利,像吾辈这样以史为鉴思考当下问题的又有几人呢?可怜那些醉生梦死的达官贵人(“堂内燕”)并不因王朝的衰败(“秋气”),而有丝毫的警醒。只有像类似我们这样的“路旁鸦”,对即将沉没的夕阳还有留恋之意。东邻的老妇(鸷妇,寡妇)还能再嫁人吗,要指望古木枯树上开出花来,大概也是痴人说梦吧!何时能像高飞的大雁那样将自己的踪迹消逝在邈远的天际,如同隐逸在山林中的隐士,与美人和佛经相伴遣送时光年华就好了!这里既有对自己空有报国志而怀才不遇的愤激之词,更有对清王朝衰败将至却麻木不知的犀利抨击与批判。“秋气不惊堂内燕,夕阳还恋路旁鸦。”“何日冥鸿踪迹遂,美人经卷葬年华。”都是被长期传诵的名句。到了扬州龚自珍又有诗赠周仪,地点是在游船上,龚自珍的诗题写在伯恬的扇面上,这在诗的题名上有明确的说明——《广陵舟中为伯恬书扇》:“红豆生苗春水波,齐梁人老奈愁何!逢君只合千场醉,莫恨今生去日多。”这里颇有点“诗”逢知己,依依惜别之意了。

剑魂箫韵

龚自珍传



陈敦耕